

我们这里很幸福

梁永安

从昆明向北,车行 31 公里,山窝里现出一片村舍,这就是小水井村。村里 450 来人,全是苗族。

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进,气氛与以前走过的乡村大为不同。几乎每家都养着猪,时不时有黄牛哞哞叫着走过,鸡鸭羊鹅随处可见。有的红土屋墙上嵌着蜂箱,一只只蜜蜂飞进飞出,嗡嗡响。农家的山桃树结满了果,浅绿泛着深红。忍不住凑前细看,农家女主人笑着说:“都熟了,很甜,快摘了吃,多摘些。”这么热情的山里人,多少年没见到了!村里还有不少花红树,结的果实跟红苹果一样,枝头上一串串,阳光下好鲜艳。惊讶的是,果子熟透掉在地下,竟无人捡。小水井村附近有路边市场,为什么这些花红不拿去卖呢?没有问,却想到在日本冈山工作的时候,深秋的乡野,农家院落旁是满枝金红的柿子树。很多柿子掉在地下,但没人收拾,把柿子树当花儿一样养了。如今在小水井村看到满地的花红,仿佛有所悟。这不关贫富,而是一种心情。

走过一户人家,年轻的夫妇热情招呼,端出葵花子,让坐下歇歇。男主人叫张继成,是村里合唱团的凤琴手。他 8 年前开始练手风琴,已经是合唱团的台柱子。原来用的是那把老旧手风琴,三年前有点漏气,但没钱买新的,要 6000 来块钱呢。县里的文化局长听了,第二天就送来一个新琴,这让他高兴坏了,对合唱团的事越来越投入,小小一个合唱团从上世纪三十年代,一直保持到现在。小水井村的合唱团每周练 4 个晚上,每次两小时。张继成说,劳动一天其实很累,但大家爱唱歌,不管多累都不缺席。

小水井是个贫困村,地处山头洼地,缺水少地,收入主要靠种玉米、养猪养牛羊。这是个较为完整意义上的乡村,年轻人很少出去打工,张继成说,主要是因为舍不得离开合唱团。很难想象汉族乡村会出现这样的选择,苗族人的文化传统,自有灵性和艺术的根脉。张继成说得很实在:“和别的村比起来,我们钱少些,但是我们一家老小能每天在一起,亲情不分离,过得很幸福。”听他这一讲,忆起去年在高黎贡山,傈僳族的赶马人大声说,“你们城里人钱多些,可我们也很快乐”——云南的山里,深居着万千的生灵,他们有自己的日月星辰,在遮天蔽日的欲望奔腾中,微笑着过自己的日子。

小窗之思

老卢

明人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一书,年前书友赠送,却放置一角迟迟未读,曾私心误以为平庸之书。不想在偶然浏览中却屡为其内容所吸引,仿佛在书后站着一位智者不时发布一些“醒世名言”,其文字仿佛可以使人平息万念,归于平常人生。虽说也有一些为泛谈,但有益于身心健康、启智悟得的话不少,如:“万分廉洁,止是小善,一点贪污,便为大恶”。又主张淡泊以处世,说“世味并不浓艳,可以淡然处之”。它赞美为他人着想而勇于舍弃者:“大豪杰舍己为人,小丈夫因人利己”,又认为人不可有名利之想:“让利精于取利,逃名巧于邀名”。

书中特别是赞美读书的话甚是独到,如“闭门读佛书,开门接客,出门寻山水,此人生三乐”,又如:“博览广见”“闭门即是深山,读书随处净土”“医俗病,莫如书”。对书本之深情乃至祈愿福,说“生平愿无恙者四,一曰青山,一曰故人,一曰藏书,一曰名草”;“友遍天下英杰人士,读尽人间未见书”“读书倦时须看剑,英发之气不磨”等等皆提倡阅读,并将其目为人生乐趣陶冶情操之法。

稍微想象一下,赶紧收回思绪……

雁叫西风”,但身上的担子陡然沉重了许多。你不再是七八岁顽劣的小童,飞檐走壁跌得头破血流,也无所畏惧;你不再是十七八岁追风的少年,意气风发,纵使犯

郁的人”献给自己,因为只有这样做,“才能多少满足每天思念您时的那种崇敬感觉”,音乐家觉得无论如何,写一封回信是不够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的,于是,他从莫斯科近郊专程来到市中心,敲开了契诃夫的家门。

在寓所的书房,契诃夫曾与俄国文艺圈的挚友一起聊文学,论戏剧,品音乐,赏绘画,而柴可夫斯基的来到,更激起了这位年轻作家的创作激情。当老柴提出将两人共同欣赏的莱蒙托夫的《当代英雄》里的一篇《贝拉》改编成歌剧时,契诃夫欣然答应为其创作脚本。文豪与乐魂的朋友圈互动,从线上搬到线下,擦出了艺术新火花。

从书房下来,回到一楼的客厅,柴可夫斯基的照片依旧醒目。背面的题词是:“安·巴·契诃夫留念。1889 年 10 月 14 日。”这张照片,即是当天临别,老柴留给主人的。此后相片一直留在契诃夫的书桌上,在 1890 年去萨林岛做社调前,天天与老柴“见面”。

遗憾的是,直到 1893 年柴可夫斯基在彼得堡(现圣彼得堡)去世,两人的合作计划也没有兑现。朋友圈里,契诃夫再也看不到老柴的点赞和鼓劲。悲恸的他最后一次给柴可夫斯基去信:“十分震惊,悲痛欲绝。深深尊敬和爱戴的彼得·伊里奇,在许多方面应感激他。”

同一朋友圈的老柴与小契

江南

一名光荣的卫士,日日夜夜守护在彼得·伊里奇(柴可夫斯基名字)的门旁……”年轻的作家还写道:“若谈等级,俄国艺术界他应居第二位,仅次于列夫·托尔斯泰。第三位我认为是列宾,而我自己排在第九十八位。”

老柴之外,信里契诃夫提到的另两位,一位是大作家,一位是大画家,他与这两位均交往密切。契诃夫的才华得到托翁赏识,而在认识柴可夫斯基之前,他已与列宾熟识。契诃夫把自己排在第九十八位,也许,前九十七位,都是他认为对自己在提高修养、认识社会上有积极作用的前贤和同辈。

契诃夫的热忱,一定感染到了柴可夫斯基。后者的弟弟回信告诉契诃夫:他的小说《信》在《新时代》杂志发表后,哥哥就被迷住了,觉得如果不给作者写一封信就寝食难安,于是,就寄给了杂志编辑部。另在给好友施巴任斯



松庐论道图

(中国画)

钱锦华

小的时候,也不知道哪来的胆,天不怕地不怕,经常跟个男孩子似的,斗鸡走狗、爬树上墙。玩也不走心,常常不小心摔得鼻青脸肿,有时候甚至头破血流。小时候居住的城市不大,医院就一间,经常为我疗伤的医生也就那几位,见了我都直摇头,说这小孩太野了,长大了可不得了,不会闯下什么弥天大祸呢!

长大后的我,不仅没有闯祸,反而变得极其谨慎、小心,跟小时候的我判若两人。若要问原因,我想先讲一部电影。这部电影里的男主角,曾经是天上熠熠生辉的大天使,后因种种原因,坠入凡间成了一个十分普通的传教士。他的老朋友不能接受他天上人间如此巨大的改变,问为什么?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——生活。我觉得这两个字,可以回答人生中的很多问题。

或者说,人生的很多改变,都是因为生活。

人到中年,渐渐发现,原本以为可以依靠一辈子的父母,已

年纪越老,越要健身

王文献

迈开万里云,迅速抵达他们的身边,但在精神上,你是他们的依靠。

孩子,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,更是以你为天,时时刻刻依靠你。你必须在工作之余,打起精神,照顾好他们的衣食住行,注意到他们的情感、情绪,还得兼顾他们的学业、友情……不小心忽略了任何一个方面,都有可能给他们,给自己、给整个家庭,带来麻烦和困扰。

人到中年,上有老、下有小,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依靠你,这种感觉,虽不至于像蒋捷在《虞美人·听雨》中所形容的那样悲壮:“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

错也有机会可以改正;你也不再是二十八岁的青年,可以心无旁骛地追逐自己的梦想,你已然中年,于是你就像其他的中年人一样,对“年纪越老、胆子越小”这句话有了强烈的共鸣,变得心思缜密、行事小心,不敢行差踏错一步,因为你知道一步错、步步错,满盘皆落索。那时候,自己失望还不要紧,最怕的是依靠你的人,他们的失望和担忧。

人到中年,也不敢病。每每听到周遭有年龄相仿的朋友病了,心总是猛地一沉,想到他们年迈的父母、年幼的孩子……几乎没有勇气再想下去。未雨绸缪、防患未然,开始注重养生和

健身。食物好不好吃不重要,关键是要健康;健身更是必修课程,一日不可或缺。犹记得有一天晚餐后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,无法去公园,我便决定驾车到住家附近的体育馆去健走,那里有既长又阔的盖走廊,能遮风挡雨。在院子里遇到一个年轻朋友,她很不解地说,雨这么大,停一天也无妨啊!年轻的朋友,到了我这个年龄,你会明白,雨再大也得健身。

生命的鼓点,到了中年的时候,全然不似年少时那般轻松悠扬,似乎永无尽头,无须细听,也能感觉到那急促催促。很多事,需要果断地进行取舍,重要的,全力以赴做到最好;不重要的,不必为之费神伤神。这一刻的使命是,携之前累积的经验和教训,心存敬畏,但勇往直前,继续人生的另一段旅程。

为了给孩子做一个榜样,请看一位中年父亲的自我改造。

十日谈

人到中年 责编:殷健灵

莫斯科夏日的午后,去参观柴可夫斯基纪念馆。当地的朋友建议我顺路将契诃夫的故居一并探访,于是,惊喜地证实,俄罗斯的文豪与乐魂,原来早在一个朋友圈浸淫。见证伟人友谊的,是契诃夫故居里保存的一张相片。

耳边回响着《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》第一乐章的旋律从柴可夫斯基纪念馆走出,往东过一个路口,来到库德林花园街 6 号,沿街一整排四、五层楼的灰墙房子中间,一栋两层的红墙小楼引人注目,好似被敲击下的琴键,奏响了整个街区的主旋律。这里,即是契诃夫住了近四年的寓所。

1886 年秋至 1890 年春,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契诃夫,就在这栋寓所里接诊和写作。那段时间里,他放弃笔名“契洪特”,开始用真名发表作品,创作了《草原》《灯火》和《命名日》等脍炙人口的小说,并赢得“普希金奖”。

别以为契诃夫只会闷头于稿纸,寓所是主人扩大朋友圈的重要途径。这

里,托尔斯泰、列宾、列维坦等俄国文艺界的巨擘,都是他的座上宾。一楼客厅兼诊室的书桌上,除了铜烛台和闹钟,一张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引人驻足。原来,爱交朋友

朋友的契诃夫,曾炽热地表达对老柴的景仰和期盼与之交往的想法。

彼时,柴可夫斯基已名满天下,是一座高峰。这得益于他的音乐才华与广结善缘。柴可夫斯基这个名头,不只是俄国乐坛的旗帜,更在欧洲乐坛取得巨大成功。

柴可夫斯基亦是社交达人。朋友圈里,老柴与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知名作家均有密切交往。契诃夫的辈分小一些,但青年作家的热忱,像刚刚出炉的烤面包,无论是谁都没法不被吸引。那个年代没有微信,朋友圈用照片和书信来维持和扩展。柴可夫斯基纪念馆里,陈列着契诃夫随书信寄给老柴的照

在首都一个简陋公寓里,拜访心仪的语言学家陈原先生。圆圆脸上露出微笑,仿佛相识于老早,看似一介书生,于亲切里感受到“性情中人”魅力。早年,陈原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,后到北京任三联书店编辑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,商务印书馆总编辑、总经理等。作为一位著名的出版人、学者,他低调平和、不讲享受,衣着简朴,住处不宽,也没有装修过,他自认是“书迷”,书架却是用粗铁条打造,这一切都和

陈原印象

卢润祥

却是用粗铁条打造,这一切都和他的学识、名声、身份、地位不相称,但却与他做事奢华不出风头的主张合拍。他曾自谦为“四不像(官不像官,民不像民,作家不像作家,学者不像学者)”。他的文字读来睿智幽默,有出人意表的新意,随性散淡而篇章简短。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要出一套包括黄裳、施蛰存、钱锺书等大字本散文集,也邀他编一本《陈原散文》。陈原先生说:“当时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”,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所写大多是应景之作,有时甚至只是写给自己看的“自言自语”,好像不是什么散文!实际上其文是言之有物、短而精审,且能读出味道的:《作文秘诀》一文说:他欣赏清人刘大槐“简为文章尽境”的话,认为简约、无废话,多一字太长,少一字太短才是真正佳文。《后,后,后》一文批评某些人喜欢瞎加个“后”的乱象:“哎哟,什么后现代主义,人已到了后死亡期,呼出后语言?不知是后意识还是后无意识。此时,人已吃过后午饭,喝了一杯后咖啡,爬上后阁楼睡了个后午觉,陷入后昏迷,自己变成后自己,我变了后我?”轻松随意谈笑中妙语连珠、入木三分!难怪《陈原散文》出版后不久,即应读者要求重印达三万多册。

回忆往昔,记得我曾以《语海》(上海文艺社版)特约编审身份,由社里的一位工会负责人和我一起赴京拜访他,当时带去了一个《语海》试排本,他翻阅后说:有了《辞海》再搞一本系统收录民间语汇的大书是很有意思的。说,贵社出了几十种民间语言的书籍,都很受欢迎,编《语海》是有基础的。他建议进一步制作资料卡片,找寻深埋古代话本、笔记、鼓词、弹词、文书、唱词,乃至近现代小说中的民间语,甚至也可以向民间公开征集!这样的《语海》也一定会因收录丰富新鲜而有生命力,成为传世之作。先生甚至对编排形式也发表了意见,他的提议得到编委会的重视,以后,我们陆续读了几本新整理的古近代小说及通俗文学作品等,发现不少俗语,并编入书中,终使这部由陈原等任总顾问、温端政总审订的前后编了十年的书在千禧年顺利面世!这里,自不应忘记陈原老的指教和贡献。

澄心

陆加梅 诗并篆刻

萧寺早秋因白露,伽蓝殿上水莲香。应怜菩萨低眉处,合掌听经沐夕阳。

